

海裡睡人^註

跨坐在欄杆上腐敗。

像是計畫好的任性——夜裡突然醒來，很適合吹風，於是我就來到這了。偏僻的地方，冷漠的橋，橋上一個人。

像被分割於時間之外，極遠處的一點路燈閃爍，標示著屬於社會的界線，黢黑的河水翻攪著沸騰著期待與我的親密，會下沉再浮起，腫脹泡發的皮囊會嚇到人的。

「不要。」話語突兀響起於我耳畔，裊裊消散，是個故人。

頓了幾秒，我在大腦中一處荒廢的區域、破敗蒙灰的人臉堆中找出是誰擁有這種聲音。眼珠們鼻子們嘴巴們全都順著融化的面頰掉落下來，忙亂地列隊走離，我捧著泥狀的臉有著殘缺的竅孔，漿體溢出，然後愣神，那曾是一張多麼精緻的臉呢。

「是你。」我嘆息。「你知道你離開了讓大家都好想你，日子過得好慢。」

「不要、死。」是從哪裡傳來的？輕巧著讓話語包裹搖曳的殘軀，我笑了，翻身離開橋旁的護欄。

「過得還好嗎？」我問著，一陣目眩與抽離，千絲和萬縷。只想在曾經漫遊的街，和你大概不會再相遇了。「海、溫暖、游……。」你發出微弱的嗥叫，泓水濺起、漾去，然後消失於胸懷。

※

意識在攪動。

在酣睡的夢中有隻奇異親切的魚，鱗上刻滿的文字流過我腳底，是幾段殘缺的故事。彎彎曲曲。牠受傷擱淺了，痕把牠撕裂，鮮血染上流動的文字，在破碎的浪花中掙扎擺動魚身。對視的瞬間我發現牠有著只該屬於人類的眼睛。我感到害怕。我讀不出牠眼神的意涵。看見瞳眸深邃的背後是海，不會游泳，我是像浮木樣的被沖刷上岸。

然後被搖醒了。後座的同學小聲說現在數學老師講到第五題看我在打瞌睡就把我叫醒問我昨天晚上是不是熬夜。我不知道要怎麼向他解釋我剛剛在夢中看到一條怪魚有著像你我一樣的雙眼。黑板上長出了扭曲的符號，將老師拖入遞迴的數列當中，大家都在托腮沉思塗塗寫寫，有默契地一起沉默，把空氣凝固。又開始想睡了，下幾節課都要考試。懷疑著我和其他人是全然不同的物種，不然怎麼解釋我對於只想掛在廊道欄杆上曝曬太陽的渴求。

融入矮牆中眯眼看著枝桠上的花朵綻放，風把粉色的橢圓花瓣吹得紛飛。想起了風滾草，又想起了伏在課桌上的我。山腳下空氣溼濕黏膩還能嘗到學生憂鬱的情緒。長年籠罩，新竹的風卻都吹不走。快呼吸不到空氣了。氣體又逸散於不斷開闔的嘴，是想要說什麼。

這可能算是失語症的一種吧。啵。

如果這樣能讓你好過的話。我一遍遍想著卻不知道誰能收到。第一第二第三第七第八第九第無數次，游離分子迷失在回憶視角的變換中，躲起來的你正在割手。痕繁殖著，靠自己是好不了的，這不是辦法。啵。淪為麻木的應答機械輕賤生活中的激情，然後在清點時發現多出一個陌生頭顱。「我要一份安慰套餐加點小杯認同不要辣要加微笑頷首」頭顱尖叫。「喔不又是那雙死魚眼你們的服務真糟糕」那再之後呢？我要為此崩潰。然後就這麼跑走逃離一切有關你。

※

認識你一段日子時你曾提及討厭使你發霉的細雨，會滯入視覺走起路來好搖好晃，討厭班上的同學都像是機器人，引擎轟鳴癱瘓了搏動的心，你討厭自己、討厭害你變成這副模樣的任何事物。端視你的背影，然後怔神，桌上隨意散落著考卷，一百分，一百分，七十九分，一百分，搖搖頭。你說事情不該是這樣子發展的，我說考卷比較難我們下次一起加油。然後漫不經心地聽著。趁著午夜來臨前互道晚安，而你總是浸泡過多的咖啡因，解離在檯燈暖色光中。

你和我說要去看海，時間只能是在清晨。樹枝交錯廝磨的耳語驚擾了沉睡的海面讓你心安。海風開始大了很涼有點冷。你走向消波塊壘砌的巖灘，鑽了進去然後瑟縮。縫隙中滲出了泡沫，好多好多直到看不見你。沒人的時候你偷偷朝大海傾倒憂鬱，四分之三沉了下去，四分之一載浮載沉然後被湧退的鹹水捲走。你惶恐著，害怕地跳下去將那些散落的一一拾起，丟棄在背包深處，乘著公車一路顛簸濕漉漉的回來。

忽然想起你總對其他人說著：「我很好啊，過得很充實。」也對自己說：「你過得很充實。」卻又一次的把結果藏起來了。搜尋著憂鬱症量表，點開一個個連結再默默關掉，你不確定你現在究竟怎麼了，好累好累。檢測都在告訴你啊，「盡快尋求專業輔導機構或醫療單位的協助」……。

頭微微傾斜，座位上你做了個夢，想像著和憂鬱一起沉沒。失速，下墜，光線褪色，即將著陸在數百公尺之下。閉上了眼，可能會碎成一地的肉塊讓身體某部份寄居在魚體之中，可能有人會發現殘破的骨骸聯想到無數年前發生的失蹤案件，噢可能，啵。吐出的氣泡將你包裹，然後隨流，好溫暖好幸福，喚醒了母體中嬰胎的記憶，你退化成蝶螈樣的胚胎，細胞在複製增生。

蛻去膜質的氣泡，你禮貌地道別了海底，隨即向上、游去，被揚起的沙層終歸平靜。

回來和我說起有關海的傳說，你笑得很開心。之後就生病了，你打電話給我問我說人為什麼要長大。佇立在岔路處猶豫著等待著徬徨著，你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都可以走得這麼快這麼堅定，然後被拋下遺忘了，感覺沒有人會在乎深海中某處的肉塊與骨骸。

該怎麼解釋有時候我也會有相同的感覺呢。你歇斯底里地大叫說我不懂叫我不要管。又說你現在壓力大有時候會自殘。傷口結痂，讓粉色的痕延伸。

我好像有哭。很疼很疼。拜託你不要這麼做。讀書嘻笑考試，小說配拿鐵。稿紙上你塗白了一整段，然後生氣地摔下了筆，你可以大聲宣布：「我要去旅行。」看著我說：「我要你幫我整理這一切。」然後離開這該死的見鬼環境，但你始終抗拒這個念頭。你痛恨的此地你仍在大家面前偽裝與沉默，塑造我曾稔知的陌生人正向陽光善於傾聽。課本講義日記本你用黑筆紅筆畫出一簇簇風滾草再用你自殘的刀上面還有點點血跡努力割得稀爛碎片早就被你吃掉了再也拼不回去。

「我在贖罪。」你說。然後就吐了。

血液帶走你的溫度，因此聲音就要遠颺，特別的遺留的一個人獨占的日子。需要迴避的話題正在不斷增加當中。你曾救過我還記得嗎。溺水在生活中的時候把你當成唯一，剛認識的我們好多時候都是一樣的。如今睡夢造就異質的時間感讓我不知道究竟離你有多遠。未來現在過去都混在一起了，解不開的耳機線團，泡爛成泥狀的穀物麥片。很多時候只能去逐海，我的意識在混沌中宕去，其中聽到許多傷感的情節。主角一主角二病死了自殺了離開了不會再見了。要再次攪動意識確認我們的默契，不要說話不要見面不要探聽現況邂逅時有權利保持緘默。

你說長大是什麼樣子的呢？在現實的責任與煩惱中疑惑，某些關於成人的描述中你窺探一處關於金錢酒精性愛的展廳，然後你的同學從行李箱夾層撈出兩罐啤酒要你喝下，因為把你當成朋友。其實當你看見深夜歸來、疲憊的父親樣態時便在思索了，「活著！」你心底大叫。為此你懷疑長大不過是一齣荒謬鬧劇，將你目前擁有的全部鏟除重塑，澈底改變你。（為了活著！）然後將來會想起青少年的自己，像是個錯誤似的，拉著旁人批鬥訕笑：唉跟你說我十年前真的是……。

這些是你所謂的長大哪，世故的模樣，彷彿裸露不堪、醜態的原罪，因此不願意失去著自己。無法再拖沓逃避了，還有好多的不完美要面對。

「不、不該是這樣子發展的。」紅色七十九分。

不要再自責。朋友安慰我說長大就知道怎麼應對了。我懷疑我能學會嗎？處理好的複雜情緒細節要結實綑綁起來。不要毫無能力只能旁觀他人之痛苦，不要再對於生命感到麻木與脆弱。可是如果人類不用長大你就不會對著鏡子中的自己發顫。擔心著記憶中細節的流失。不想遺忘，疏離中的美好感覺卻不朽。不能遺忘，忘了你是不是就從未發生過。撕裂感漫漶過來與缺漏一起加速嚙蝕著我。

※

是最後一次了，自此沒有了你捎來的消息，不要再失眠，真的是最後一次了，我想問你海流會不會沖淡睏意但你不會回答我，我們忙著整理俗濫的字句，這句改掉那句寫的不錯。不知道甚麼時候寫下的，於是等了好久好久等你睡去。

所以睡人是你，漸漸學著曾經的你去海邊難受地散心。海水好藍。直到最近我把你丟出去了，想要暫存在幽暗的海底。蜷縮成球狀，你不再劃出猙獰的痕，試著接受以一道拋物線優雅落水。睡人是你，海裡的無聲闌寂與紊亂水流隨失了眠的你入夜，終於能睡去了，靜靜的。鹽分綻開了傷口，這裡是淺灘，擴散的血腥碎末是覓不得鯊魚願意接納熟睡的乘客，帶著你遠走。

我曾把你寫進文章裡，努力拼貼著片面的細節影像。拿給國文老師看，他卻說我不能了解你。所有的文字都在嘗試彌補，而我終究是妄圖以幾個過度包裝的句子便想抵達你意識的所在。幾天之後，我發現潮汐帶離了你，栽進洋流的深處，牽起手開始了隨興的旅行。突然開始著急。想起我要去學習游泳，因為想要看看你我得先變成一條魚，明白了這條魚為什麼有著人類樣的雙眼。怪魚要能悠閒的遨遊在海裡，不知道你被帶到哪兒，所以要練習長大，長大會告訴我去哪裡找你。

啾啾啾。有時會懷疑你是我遲鈍自我所幻化的虛構人物。水手說海上也能看見蜃景，很朦朧很渴望。也許被迫成長的你早就不再迷醉於海，那是種禁忌的儀式，會讓那些沉沒許久的突然衝起填滿你的軀殼，爆裂成兩半。睡著的你還在汪洋的某處，海波稀釋你所認為的罪過。有天終於能帶你回來，回來陰鬱的風城，悠悠喚醒。在那之前你是海裡的睡人，已經跨過了鴻溝般的痕。

註：篇名取自陳奕迅《海裡睡人》。盧凱彤作詞，其於 2018 年墜樓身亡。